

蕭洛霍夫著
金人譯

靜的頓河
三

М. ШОЛОХОВ
ТИХИЙ ДОН

靜靜的頓河

第三冊

姆·蕭洛霍夫
金人



光明書局出版

卷首詩

(古代哥薩克民歌)

光榮的靜靜的頓河，你是親愛的父親，

頓河·伊萬諾維支，你是養活我們的人，

人們都講述着你的善良的光榮，

善良的光榮，美好的讚頌，

你從前曾經很迅速地奔騰，

你迅速地奔騰，總是那末晶瑩，

現在你，頓河啊，這樣混濁地奔流，

混濁啊，從上游到下游。

光榮的靜靜的頓河說：

「你怎樣能叫我不混濁，」

我把自己的鷺鷥們都放走啦，

鷺鷥們——就是頓河的哥薩克，

因爲失掉了他們，我的堤岸才被沖刷，
因爲失掉了他們，黃色的砂泥才到處撒播。」

第一章

一九一八年四月，在頓河流域發生了大分化：北方各區的——霍派爾斯克，烏斯旗——滅得月吉次克和一部分頓河上游的——哥薩克們和米倫諾夫以及一部份退却的赤衛軍們合流了；下游各區的哥薩克們驅逐着他們，向本州的邊境上壓迫着，戰鬥着，一寸一寸地解放掉故鄉的土地。

霍派爾斯克的人們幾乎全部都跟米倫諾夫走了，烏斯旗——滅得月吉次克的人——走了一半，頓河上游的人們——只有很少的數目。

在一九一八年，歷史才決定地把上游的和下游的人們分開了。但是在幾百年以前就已經開始分化了，當北方各區的不很富庶的，既沒有亞速海沿岸的肥沃的土地，也沒有葡萄園，更沒有豐饒的獵場和漁場的哥薩克們，一天一天地遠離開柴爾喀斯克時，就任意地向大俄羅斯的土地上進出和擔任了一切暴動者的可靠的堡壘的任務，這是從拉進開始，一直到謝喀契才完的。

甚至在晚近，當全部被專制的手腕所壓迫着的軍區，都暗暗不安了的時候，上游的哥薩克們就公開地揭竿而起了。由自己的首領們領導着，動搖了沙皇統治的基礎和御用的軍隊打仗，在頓河上搶掠商船，又移動到伏爾加河流域去，參加了被征服的雜波羅日耶地方的暴動。

四月底，頓河流域有三分之二地方已經肅清了布爾雪維克的勢力。在這以後，顯然有了建立自己的州政權的必要，在南方戰鬥着的軍人領導者們提議召開總會。定於四月二十八日在諾沃柴爾喀斯克召開頓州臨

時政府委員和各部落以及各部隊的代表大會了。

韃靼村在四月二十日收到了月申斯克部落首領的公文，通知將於本月二十二日在月申斯克部落召開部落大會，選舉軍人總會的代表。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在會場上把文書讀了一遍。村莊就選他，包攬推選祖父和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到月申斯克去。

在部落大會上，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也當選了出席總會的代表。他當天就從月申斯克回來了。次日決定和親家翁一同向米列洛窩出發，爲了好如期趕到諾沃柴爾喀斯克去（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要在米列洛窩買點煤油、肥皂和其他日用品的，他也想順便給莫訶夫的麵粉廠買些粉羅和五金。）

天一亮他們就出發了。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的黑馬輕快地拖着車。兩位親家並排坐在繡花墊子上，他們走上山崗去，談起話來了：因爲米列洛窩有德國人住紮着，所以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有點兒害怕地問：

「怎樣，親家，日耳曼人們不會扣留我們嗎？是些狡猾的人，貪他們的媽！」

「不會，」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確定地說。「馬特悅·喀書林前天到那兒去過，他說——德國人很胆小……不敢動哥薩克們。」

「你瞧！」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在玄色的長鬍子裏浮出了笑容，玩弄着櫻桃木的鞭子，看來，他已經安心下去了，轉變了話鋒：「你以爲，會建立一個什麼樣子的衙門呢？」

「我們選一個首領，選自己人，選哥薩克！」

「但願如此啊！頂好是選像基卜西人找馬一樣，找一個將軍，不要弄一個廢物來。」

「我們選頓河的聰明人還不少啊。」

「對，對，親家……聰明人和傻子都是不用種的——自己就會生出來。」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縫起眼睛，憂鬱浮在他的雀斑的臉上。「我總想叫自己的米琪喀出人頭地，想叫他學學做軍官，可是他連教會小學都沒有畢業，第二年冬天就逃掉了。」

他們沉默了一分鐘，想着跟蹤着布爾雪維克，也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的兒子們。馬車在坎坷不平的路上發熱病一樣搖動；右首的黑馬打了一個前身，還沒有磨光的馬掌鏗鏘響着；車箱搖晃着，緊緊擠着坐的親家翁們，就像魚產卵時一樣，肋骨貼着肋骨。

「也不知我們的哥薩克們在哪兒？」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嘆了一口氣。

「沿霍派爾河走哩。那個喀勒梅克人菲多特加從庫梅勒仁斯克回來，他的馬也被打死了。據說，他們佔領着到岐山斯克部落去的大路。」

又沉默了。脊背被微風吹得冷嗖嗖。後面，頓河的對岸，樹林，沼地，湖泊，光禿禿的田野，偉大地和沉默地在粉紅色的霞光中映照著。砂丘像黃色蜂蜜的硬皮一樣躺着，波浪的駝峯一樣的起伏，吝嗇地反映出青銅色。

春天過去的並不很舒適。樹林的碧綠色，已經換上了豐滿的濃綠色，草原上都開了花，滿潮已經退了，在草場上留下了無數的小水窪，但是在山崖的峻急的斜坡下面，還有被溫暖腐蝕過的雪沾在粘土上，誘人地和明朗地閃着光。

第二天黃昏時光到了米列洛窩，宿在一個住在褐色的穀倉旁邊的熟識的烏克蘭人家了。清晨，吃過早飯，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套上馬，到舖子裏去了。毫無妨礙地橫過了鐵道，他生平第一次在這兒看見了德國人。

三個德國的國民軍橫攔住他。他們之中的一個小身材的，栗色捲毛連鬚鬍子生到耳朵的傢伙，招呼着揮了一下手。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拉了拉韁繩，不安地和期待地蠕動着嘴唇。德國人走過來了。一個高個子，肥胖的普魯士人，露着白牙齒微笑着，向同伴說：

「這是真正的哥薩克，看他還穿着哥薩克的衣服呢！他的兒子們，一定和我們打過仗。來把他活捉住送到柏林去。這是一個非常出奇的展覽品啊！」

「我們要他的馬，叫他滾蛋吧！」短粗的，生着栗色鬍子的傢伙連笑容也沒有地回答。他害怕地把馬看了一遍，走到車跟前來。

「下來，老頭子。我們要用你的馬——從這個麵粉廠運些麵粉到火車站去哪，下來呀，對你說哪！你可以到司令部去討還馬。」德國人用眼睛向麵粉廠指了一下，又用一種對於他的命令不必懷疑的手勢，請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下來。

其餘的兩個人走到麵粉廠去了，回顧着，笑着。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面孔罩上了一層灰黃色的紅暈。他把韁繩纏到車廂橫木上，很年青地從車上跳下來，走到馬前面去。

「親家沒有跟來，——他迅速想了一下，心裏冷了。——他們把馬搶去啦！噯呀，倒楣啦！他媽的！」德國人緊緊閉着嘴唇，捉住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的袖子，做了一個叫他到麵粉廠去的表情。

「住手！」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向前一拖，很明顯地面色蒼白了。「不要亂動手！我不給馬！」德國人從他的嗓音中，猜出了回答的意思。他忽然兇狠地張開口，露出發藍色的，乾淨的牙齒，瞳孔威脅地

張大了，嗓音有力地和大聲地響着。德國人抓住了掛在肩上的來復槍皮帶。在這一瞬間，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想起了青年時代的樣子：用一種打交仗的力量，幾乎連揮動都沒有揮動，向那人的顫骨上打去。那人被打以後，咬着牙搖了搖頭，下巴上的鋼盔的皮帶斷了。德國人平着倒了下去，想要站起來，從口裏向外吐着沾滿血的齧子。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又打了一下子，已經是向後腦海上打的，他向一旁跳去，彎下身，迅速把來復槍奪過來。這一瞬間他的思想走得非常快和非常清楚。他向回拉着馬，已經知道德國人並沒有向他後背開槍，大概是害怕被鐵路板柵後面的或者鐵路上的哨兵看見。

在賽馬的時候，黑馬們也沒有這樣發瘋一樣跑過啊！就是在結婚的時候，車輪子也沒有這樣飛快過啊！「主啊救命吧！救命啊！主啊爲了天父……」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意識地小聲說，鞭子簡直是沒有離開馬背過。自然的慾望幾乎沒有毀掉他，還想回到住處去，拿落下的車墊子，但是理智克服了——向另一面跑去了。他一氣跑了三十里路，到了奧列霍甫村，後來他自己曾說，快得像聖伊里亞在他的車輪上一樣。一到奧列霍甫，他就跑到一家熟識的烏克蘭人家去，弄得半死半活的樣子，把發生的事情向主人講了，講請求把他和馬薩起來。烏克蘭人藏是答應藏了，但是先警告道：

「我答應，但是他們如果要拷問我，格里郭黎支，那末我可要說出來的，這樣好沒有我的關係！他們會把我捆起來，把房子燒掉的。」

「你藏起來吧，親愛的！我會謝你的，你願意要什麼都可以！只要救命，把我藏在不拘什麼地方——我給你趕一羣羊來，送十隻最好的羊，也不可惜！」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請求着和答應着條件，把車向板柵推去。他很害怕追上來把他弄死在烏克蘭人家等到黃昏時光，洗了一下臉，天已經黑下來了。他從奧列霍甫出

來，一路上轟轟狂奔，馬身體的兩旁都迸起了泡沫，車子轟隆隆着，輪子上的木柱都混到一起了，直到下亞布倫斯克村才清醒了過來。他還沒有走進村，從座位下面把奪下的來復槍拿出來，看了看裏面有用化學鉛筆寫着的字的皮帶，輕鬆地嘆了一口氣：

「如果追上了怎麼辦，鬼兒子們？你們是在淺水裏游泳啊！」

可是並沒有給烏克蘭人送羊來。秋天又從這兒經過，對主人的期待的目光回答：

「我們的羊都死啦。羊太糟啦……可是現在把自家園子裏摘的梨給你帶了幾隻來，爲了紀念啊！」從車上拋下來兩隻，在路上碰爛了的梨，說着，把呆呆氣的眼睛轉到一旁去：「我們的梨子好吃得很……收藏起來的……」就告別了。

當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從米列洛窩跑出來的時候，他的親家翁正在車站上。年青的德國軍官簽了通行證，經由一個翻譯問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一些話，吸着廉價的紙烟，很客氣地說：

「請走吧，不過您要記住，你們應當有一個聰明的政權。你們選總統也好，皇帝也好，什麼人都成，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這個人不會破壞國家的秩序，敢於執行忠於我國的政策。」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非常不高興地望了望德國人，他不想繼續談話，領到通行證，立刻就去買票了。在諾沃柴爾喀斯克，那許多青年軍官使他吃了一驚：他們成羣打夥地在街上逛，坐在飯館子裏，帶着女孩子玩，在阿塔曼府和預備做會場用的法院附近徘徊。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在代表宿舍裏，遇到了幾個同鄉人，一個葉蘭斯克部落的熟人。代表中間佔大多數是哥薩克，軍官並不多，和一共有幾十個的，部落上的知識份子的代表。關於州政權的選舉問題，流傳着不

確定的消息。只是有一件事很明白：一定要選一個首領。說出了許多哥薩克將軍的名字，判斷着候補的人們。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在來到的那天，吃過晚茶以後，蹲在自己的屋子裏，嚼自己家裏帶來的乾糧，他彈出來一條乾鯉魚，切開麵包。兩個穆古林斯克人坐在他面前了，還走過來幾個人。談話先從前綫的情況談起，漸漸轉到政權的選舉上來。

「再比故去的喀列金——願他在天堂幸福！——好的可找不到了，」一個藍鬍子的叔米林斯克人嘆一口氣。

「差不多，」葉蘭斯克人同意了。

一個參加談話的二等大尉，別司塞爾根斯克部落的代表，有點熱情地開始說道：

「這怎麼會沒有一個相同的人呢？你們怎麼的，諸位？克拉斯諾夫將軍呢？」

「這個克拉斯諾夫是什麼人？」

「怎麼是什麼人？諸位，你們這樣問，不害羞嗎？一位有名的將軍，第三騎兵軍團長，聰明人，有十字勳位者，是天才的領袖啊！」

二等大尉的高興的，像鞭打一樣的句子激怒了一個從前綫部隊來的代表。

「可是我老實告訴您：我們知道他的天才——廢物將軍！在日耳曼的戰爭中弄得壞透了。如果不是革命的話，他只好永久做旅團長吧！」

「您這是怎麼說呢，親愛的，不知道克拉斯諾夫將軍嗎？而且，您怎麼還用這種話嘲笑被大家尊敬的將軍？您大概是忘了，您是一個哥薩克目兵吧！」

二等大尉藐視地拋出了冰一樣的句子，哥薩克驚慌了，害怕了，——不安着，唧噥道：

「大人，我是說，自己曾經在他指揮下服役……他在奧地利的戰線上，把我們的軍隊放在鐵絲網上啦！因此我們才認為他是廢物……可是在別處，誰知道他……也許完全相反……」

「可是為什麼把十字章賞給他？混蛋！」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被鯉魚刺卡了一下子，咳嗽着，向從前線上來的人攻擊：「真是大混蛋，你是頂壞的人……你瞧，是個什麼樣子！你們如果少說點話——也許不會有這樣荒亂年月啦。而且還可以聰明點。空話！」

所有下游的人們都像山一樣站起來擁護克拉斯諾夫。一個喬治十字章勳位者——是老頭子們心上的將軍；有許多人曾經跟他參加過日俄戰爭。克拉斯諾夫的過去歷史引動了軍官們：近衛軍，社交家，受過高等教育的將軍，從前在皇宮裏充任皇帝陛下的隨員。克拉斯諾夫非常像一個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他不僅是個將軍，又是一個組織的人材和軍事專家，而且還是一個作家，在「尼瓦」雜誌的附錄裏面，時常可以很滿意地讀到取材於軍官生活的小說；既然是作家，——那當然是個文明人。

擁護克拉斯諾夫的瘋狂的宣傳在宿舍內進行着。在他的名字前面也還有其他將軍們的名字。一些信仰克拉斯諾夫的軍官們，小聲傳播着關於阿福里康·包嘎耶福斯基的消息，彷彿包嘎耶福斯基和丁尼金已經走了一條路，如果選包嘎耶福斯基做首領，那末只要在他们把布爾雪維克一殺光，一跨進莫斯科時——就廢除所有哥薩克的特權和自治權。

克拉斯諾夫也有反對人。一個教員代表，徒勞無益地想破壞將軍的名譽。教員在代表屋子裏徘徊着，惡毒地，像蚊子一樣，在哥薩克們生毛的耳朵上嗡嗡。

「克拉斯諾夫嗎？一個討厭的將軍，一個沒用的作家！宮廷的佞臣，拍馬屁的人！這末說吧，一個想要獲得民族資本和保存民主制度的人。你們看着，他會用很便宜的代價把頓河賣給第一個收賣的人！小人。他的政策等於零……應當選阿蓋耶夫那個人——可完全另是一回事了。」

但是教員並沒有獲得成績。五月一日，開會的第三天，傳出了人聲：

「請克拉斯諾夫將軍！」

「好意……」

「誠心……」

「請求！」

「我們的驕傲！」

「叫他來，告訴我們生活的事情！」整個廣大的會議廳內騷動了。

軍官們低聲拍着手掌，哥薩克們望着他們，也笨拙地，不很響亮地拍起來。他們的黑色的，被工作弄得斑駁的手發出了乾燥的，破裂一樣的響聲，可以說——是一種不愉快的，深深地和那種擠滿在走廊和過道中的小姐和太太們的，軍官和學生們的可愛的手掌所發出的鼓掌的柔軟音樂成了對照的響聲。

當高個子的，身材合諧的，穿着禮服，胸前掛了許多十字和獎章，帶着肩章和其他的將軍記章的，雖然年歲很大，但是仍然很漂亮的將軍。年青地邁到講台上來時——會議廳被鼓掌，吼叫的波浪填滿了。掌聲像喝采一樣向上升去。狂歡的波浪在代表的隊伍中動蕩。在這個生着一張驚慌和不安的臉，像畫中人的姿勢站着的將軍身上，可以看到許多帝國的從前的力量的憂傷的表現。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流着眼淚，用一條從帽子中掏出的紅色手帕擤了半天鼻涕。「就是這個將軍！一看就像個人樣！就像皇帝一樣，甚至樣子都很像。而且還很像故去的亞歷山大！」他想着，親愛地看着站在腳光前面的克拉斯諾夫。

總會——叫做「救頓河總會」——不慌不忙地開着會。依照總會主席楊諾夫大尉的建議，接受了戴肩章和各種軍功記號的決議。克拉斯諾夫講了一篇漂亮的、匠心獨用的演詞。他感動地說到「被布爾雪維克咒罵的俄羅斯」講到它的「過去的力量」，講到頓河的命運，描繪着真實的情況，簡單地觸到德國人的進攻，當他很感動地說到在布爾雪維克們潰敗以後，頓州的獨立生活時，引起了熱烈的稱讚。

「強大的軍人總會要管理頓州啦！被革命解放了的哥薩克，要重建起哥薩克生活的古代的美麗的制度啦。我們也可以像我們祖先時代的古代一樣，可以用響亮的堅強的聲音說：『白色的沙皇，請您在石頭的莫斯科，我們哥薩克們，是在靜靜的頓河！』」

五月三日的晚會上，以一百零七票對三十票，又十票棄權的情形下，克拉斯諾夫少將被選為軍區長官。他在沒有從大尉手中接過首領權標之前，先提出了條件：確認他向總會提出的基本法案和賦與他無限制的首領的全權。

「我們的國家已經到了滅亡的前夜！只有在對首領完全信任的條件下，我才敢拿起權標。事件需要決定的和緊急的行動。只有當你知道總會——頓河意志的最高表現——是信任你，當在反布爾雪維克的混亂和無秩序的過程中，能建立好强有力的權力形式時，這才能有自信心和執行職務的欣快意識去從事工作。」
克拉斯諾夫提出的法律，自身就是急就的，想要很容易地復興舊日帝國的法律。總會怎麼會不接受它們？

很高興地通過了一切，甚至那改造過的旗子，都令人想到從前：藍色的，紅色的和黃色的條紋（哥薩克，客籍人，喀勒梅克人）只有國徽，把那隻兇狠的，張開兩翼，伸着爪子的雙頭鷹，改成了一個騎馬站在酒桶上的，裸體的哥薩克，在皮帽子上，腰刀上，槍械和軍用品上都畫着這個標記。

一個喜歡拍馬的，腦筋簡單的代表，更提出了屈從的問題：

「也許，老大人有權建議變更已經通過的基本法律吧？」

克拉斯諾夫很慈愛地笑了，決定給自己開一回玩笑。他應允地向總會代表們望了一下，用一種被全部注意弄快活了的人的聲音回答：

「可以。第四十八條，四十九條和第五十條——是關於旗幟，國徽和國歌的規定。你們可以向我建議改變隨便什麼樣的旗子——除去紅的，隨便什麼樣的國徽——除去猶太人的五角星或者什麼別的祕密團體記號，還有隨便什麼樣的國歌——除去『國際歌。』」

總會歡快地通過了法律。後來，長官的玩笑，彼此傳說了很久。

五月五日總會閉幕了。講完了最後的演說。南方組的指揮者，簡尼索夫大佐，是克拉斯諾夫的左右手，答應在最短時期內，消滅布爾雪維克的暴動。由於選出首領，和獲得了許多前方的消息而安心和高興了的總會代表們都散去了。

非常衝動的，被暫時的欣慰充塞着的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從頓河的首都回來了。他堅決地相信，權標是已經握在可靠的手中了，不久就可以擊敗布爾雪維克，兒子們也可以回家種田了。老頭子坐在車窗邊，雙肘交叉在小桌子上，耳朵裏還響着頓河州歌的告別聲，活潑的話句一直滲透到意識的深處，覺得當真地「正

教的靜靜的頓河動蕩了，波濤洶湧了。」

但是，離開諾沃柴爾喀斯克沒有幾里路，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從車窗中，望見了巴伐里亞馬隊的前哨。一組騎馬的德國人，沿鐵路線兩旁向火車迎面走來。騎士們安靜地騎在馬鞍上，餵得又肥又胖的馬撥甩着剪得很短的尾巴，在太陽下面閃着光。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俯身向前，痛苦地擰起眉毛，望着德國人的馬蹄子，勝利地跳動着，踏在哥薩克的土地上，後來彎着身子垂了半天頭，抽泣起來，把寬闊的脊背轉向車窗了。

第二章

紅色的列車，從頓河經過烏克蘭，裝載着麵粉，油，雞蛋，牛，向日葵，運去。在站台上，站着許多穿藍灰色上衣，戴沒有遮陽的制帽，槍上上着刺刀的德國人。

用黃色皮子製成的，釘着鐵掌的，上等的德國皮靴，踏着頓河的大路，巴伐里亞馬隊在頓河上餵馬……在和烏克蘭搭界的邊境上，被召了來，剛剛在派爾西昂諾甫克受完訓練的青年哥薩克們和彼特留拉（註）的隊伍打仗。幾乎有一半人是新編成的。第十二頓河哥薩克聯隊駐紮在司塔羅別里斯克附近，佔領着烏克蘭領土僅有的一塊地方。

在北方，烏克蘭·莫得月吉次克部落發生了爭奪戰。米倫諾夫領着從戈拉祖諾甫斯克，諾沃阿列克散得洛甫斯克，庫梅勒仁斯克，司枯里申斯克和其他部落的村莊中向他奔來的哥薩克赤衛軍的隊伍佔領了它，但

（註）彼特留拉（一八七七——一九二六）在內戰中曾率領烏克蘭的民軍與哥薩克作戰——譯者

是過了一點鐘，軍官阿列克塞耶夫的白色游擊隊又把它奪過來，在街上閃動着組成隊伍中心的中學生的，實業學生的和神學校的學生們的外套。

頓河上游的哥薩克們，像滾動一樣，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地向北方移去。米倫諾夫跑到薩拉託夫省的邊境去了。整個霍派爾河流域差不多都肅清了布爾雪維克。夏天將完的時候，用各種年歲的，善於使用武器的哥薩克組成的頓河軍隊已到了邊境。在路上改組過，用從諾沃柴爾喀斯克來的軍官們補充起來的隊伍，差不多和正規軍一樣了；有少數整部落起來的友軍合流到一起了；恢復了從前的正規軍聯隊，聯合起了從前的，從日耳曼戰爭中殘留下來的隊伍；聯隊組成了師團；司令部內強有力的大佐們先換掉下級軍官，漸漸地上級組織也改變了。

夏天將完的時候，由米古林斯克，麥石珂甫斯克，喀贊斯克和叔米林斯克的中隊組成的戰鬥單位，遵照阿勒菲洛夫少將的命令，衝過頓河區的邊境，佔領了頓涅次克——沃倫聶日省邊境上的第一個村莊，把博古察爾縣城包圍起來。

韃靼村的哥薩克中隊，在彼得羅·麥列霍夫指揮下，經過許多村莊和部落，向烏斯旗——蔑得月吉次克區的北方走去，已經有四晝夜了。米倫諾夫在他們右面一點，迅速地，也不接戰，向鐵道線退去。他們始終沒有看到敵人的影子。移動的並不很快。彼得羅和所有的哥薩克們，雖然沒有商量，但却一致認為趕快去送死，是沒有意義的，移動一次最多不過走上三十里路。

第五天上進了庫梅勒仁斯克部落。渡過霍派爾河，到了東都珂福村。蚊虻像絹幕一樣散佈在草原的上空，